

一百个影子



【韩】
黄贞殷◎著
韩锐◎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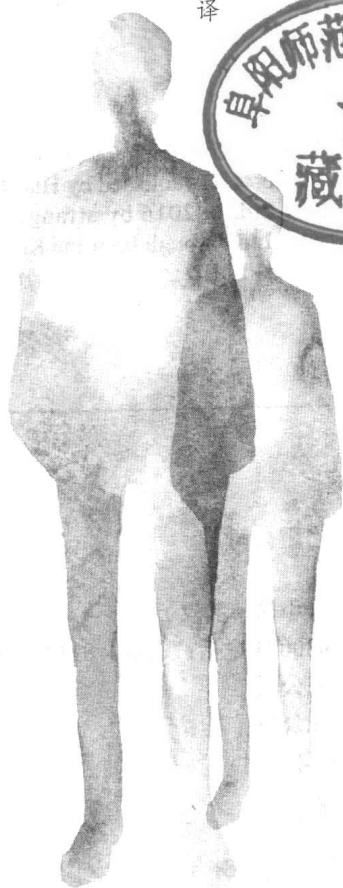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一百个影子

【韩】黄贞殷◎著 韩锐◎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百个影子 / (韩) 黄贞殷著; 韩锐译. —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680-2068-8

I. ①一… II. ①黄… ②韩… III. ①中篇小说 - 韩国 - 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6377 号

湖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作登记 图字:17-2016-217 号

本书由韩国文学翻译院资助翻译及出版



韩国文学翻译院
Literature Translation
Institute of Korea

백의 그림자 one hundred shadows

Copyright © 2010, Hwang Jungeun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Korea by Minumsa Publishing Co., Ltd., Seoul.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was published b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Co., Ltd. in 2016 by arrangement with Hwang Jungeun C/O Minums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Imprima Korea Agency & Qiantaiyang Cultural Development (Beijing) Co., Ltd.

一百个影子

Yibai Ge Yingzi

[韩] 黄贞殷 著

韩锐译

策划编辑: 罗雅琴

责任编辑: 陈锦剑

装帧设计: 伊宁

责任校对: 北京佳捷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监印: 周治超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 430074 电话: (027) 81321913

录排: 北京楠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富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3.375

字数: 69 千字

版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0.00 元



华中出版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丛林	• 1
发旋儿和不是发旋儿的东西	• 13
吃嘴的嘴	• 34
停电	• 46
欧姆社	• 59
恒星和套娃	• 73
岛	• 92

丛林

在丛林里，我看到了影子。

起初，我并没有意识到那是影子。看到有个身影拨开杂草走了进去，我以为那边也有路，又觉得那个背影很眼熟，于是就跟着走了进去。越往里走林子越深，越往里走越被那个背影吸引，于是就那么一直一直地，向着丛林深处走去。

“银乔小姐。”

听到身后有人叫我，猛一回头，原来是武载。

“你去哪儿？”他问。

“随便走走。”

“往哪儿走？”

“跟着那人走。”

“跟着谁？”

“那个人。”说话间我往前面一看，那个背影已经消失不见了。武载拨开树枝朝我走过来，问我那个人长什么样子。我刚要回答他，却发现自己对那个背影并没有太深的印象，于是便对他说，那个人头很小，肩很窄，皮肤有点黑。

“像你一样？”

“对。”

“像我一样。”在说出这句话的瞬间，我突然明白过来。我看了看脚下，我的脚正踩在嵌进松软泥土的松塔和橡树叶上，脚的轮廓看起来很不对劲。影子从右脚的小脚趾上细细地拉伸出去，正越过杂草丛，伸向某个地方。

原来是影子。

我这才意识到。

*

“别跟着影子走。”武载说。

他的样子有些模糊，我不由得瞪大了眼睛，天上正飘着蛛丝般细密的太阳雨。我默默地站着，眼皮被淋湿了，变得有些沉重。十根手指垂向地面，指尖上结起了水珠。雨水积在嘴唇上，感觉很咸。我茫然地站在那里，不知道站了多久。

“回去吧。”

武载说着转过身去，我跟在他身后趟开草丛往外走着，窸窸窣窣，沙沙沙沙。到处都是肆意生长的杂草，真不知道我刚才是怎么走进来的。我一边分开被雨淋湿后变得更加柔韧的草丛和树枝，一边往前走着。裤子和衬衫都有点湿了，积聚在眉毛上的雨水流进眼睛，我揉了揉眼睛，把雨水擦掉了。

“哭了？”

“没哭。”

走了很久，我们依然在摸不清方向的丛林里徘徊。

“怎么办？”武载停下脚步说，“我们好像迷路了。”

“继续走吗？”

“除了继续走，没有别的办法。”

“那就走吧。”

丛林的地表被雨淋过后膨胀了起来，非常滑，好像人一旦跌倒就会永无休止地滑坠下去似的。腿上传来阵阵灼痛，我低头一看，上面布满被野草划破的伤痕。一条最长的伤口上沾染了草汁，泛着幽幽的青色。每动一下，腿上的伤痕都灼痛异常。左一下，右一下，我拖着无限延伸的影子，连迈步都很费力。看到我步履维艰、走走停停，武载走过来，检查我的伤口。

“武载先生，好冷啊。”

“站着不动肯定冷。”

“要死了。”

“要死了？”

“就是要死了。”

“口头禅吗？”

“因为觉得快死了。”

武载用袖子擦去我伤口上的草汁，直起身来，看着我。

“那么，死吗？就在这儿。”

他的语气异常平静，我被吓到了，诧异地看着他。他黑色的

眸子正俯视着我，蓬乱的头发被雨水打湿，冰冷地贴在头皮上。

“银乔小姐，”武载说，“如果不是真想死，就别轻易说什么要死了。”

“好。”

“那就继续走吧。”武载说着走到了前面，我跟在他身后。泪水涌了出来，这么不近人情，真想让他先走一步，不用管我。可是现在在这个林子里，况且连影子都立起来了，我不可能那么做，只好边走边擦眼泪。

“哭了？”

“没哭。”

我们俩边说边走，突然间，空气变得轻薄起来。

武载停下脚步，朝空中伸出手去。

“雨停了。”

“是。”

“吃口香糖吗？”

“好。”

武载从兜里掏出一块皱皱巴巴的口香糖，撕下一半递给了我。我剥开那两层被浸湿的包装纸，把青葡萄味儿的口香糖送进嘴里。口香糖很甜，嘴里一下子涌出了很多唾液，热乎乎的。我把包装纸叠好塞进兜里，然后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快步走着。湿漉漉的脚掌每踏出一步，幽深的寒意就传遍全身。我想，我也将在这片丛林里成为这深寒的一部分。树根像青筋一样裸露在烂叶和泥土之外，周围长着圆形的蘑菇。

“武载先生，”我说，“咱们出得去吗？”

“难说。”

“如果出不去会怎么样？”

“应该会死吧。”

“会死吗？”

“人总会在某个时候某个地方死去，如果出不去，就会死在这儿。”

“我害怕。”

“害怕？”

“你不怕吗？”

“怕。”

“你也怕？”

“对，”武载边大步往前走边说，“我也怕。”

我们默默地走了很久。雨虽然停了，可是喝足雨水的丛林喷吐出来的潮气依然让人呼吸困难。尽管一直在不停地走着，我的腹部却依旧冰凉。如果走到天黑都出不去怎么办？我想。

“武载先生，”我说，“讲个故事吧。”

“什么故事？”

“随便。”

“我不会讲故事。”

“讲一个吧。”

“嗯，”武载说，“讲个影子的故事，怎么样？”

“为什么偏偏是影子？”

“比较适合现在的气氛。”

“我不喜欢影子的故事。”

“我只会讲这一个。”

“那就讲吧。”

“嗯。”武载说。

*

“从前有个男孩。”

“嗯。”

“男孩的名字叫武载。”

“武载先生。”

“嗯。”

“这是你的故事吗？”

“是武载的故事。”

“是你自己的故事？”

“我说是武载的故事，要继续吗？”

“好。”

“从前有个叫武载的男孩。他和家人住在一个家徒四壁的大屋子里。家里总共有九口人。母亲、父亲，还有六个姐姐。”

“有六个？”

“武载是第七个孩子，排行最小。”

“真够多的。”

“多吗？”

“怎么那么多呢？”

“这个么……”武载略微歪了歪头说，“应该是那方面比较和谐吧。”

“那方面？”

“做爱。”

我的脸红了，跟在武载后面走着。

“银乔小姐，”武载说，“这个故事太色情了吗？”

“一点儿也不色情。”

“不色情吗？”

“色情点儿也无所谓。”

“你喜欢色情点儿的？”

“我是说色情点儿也无所谓。”

我有点局促地说，武载呵呵地笑了。

“总之，就因为这个原因，武载的父母生了七个孩子。”

“然后呢？”

“武载的父母很自然地欠了外债。”

“很自然的？”

“也可以说是必然的。”

“欠债怎么会是必然的呢？”

“不欠债能活吗？”

“不欠债的人又不是没有。”

“怎么说呢？”武载没再说话，扶着树根走下斜坡，停了一会儿，接着说，“我不喜欢那些自称从不欠债的人。说白了，除非这个人不是从娘胎里出生，而是某一天突然从林子里冒出来的，而且也从来不使用任何工业制品，赤身裸体地活着，否则，任何说不亏欠别的人都太过厚颜无耻。”

“工业制品不好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工业制品是用各种物质和化学药品大批量生产出来的，自然会带来各种后果。比如，江河污染，或者人工费过分低廉。就算是一双袜子这么便宜的东西，也会在某些方面欠着相应的债。”

“原来如此。”

“总之，男孩武载的父母欠了外债。”

“哦。”

“他们在借据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由此背负了债务。由于债务太重，光是为了还利息，男孩武载的父亲就得从事繁重的劳动，再加上还要赚九口人的生活费，于是，武载的父亲影子终于立起来了。那是一个星期五的夜里，下着雨。武载坐在屋前木阶的一端，看着雨水落在狭小的院子里，把地面敲出坑来。这时候，他的父亲走进了院子，皮鞋上沾满了泥。武载跟父亲打招呼，可是父亲只是脸色苍白地看了他一眼，就进屋躺下了。不论谁跟他说话，他都不吭声，一直躺在那里，盯着天花板。直到晚上他才说‘影子立起来了’。他在小酒馆门口撑开雨伞的时候，发现影子不知道什么时候立了起来。‘影子！’男孩武载听到母亲

惊恐地倒吸了一口气说，‘影子立起来了，那你跟着它走了吗？他爸，你跟着影子走了吗？’母亲声音颤抖地问。武载的父亲点了点头。‘多远？跟着走了多远？’武载的母亲问。‘没多远。’父亲回答。武载的母亲转身面朝孩子们坐过来，擦着眼泪。武载的父亲看着她说：‘别哭，我会当心的。’‘你会吗？’‘下次就算影子立起来，我也会当心，不跟着它走太远。’‘不管远近，你压根儿就不应该跟着走。一开始就不该跟着走。’‘我不会跟着走的。’‘你保证？’‘保证，我保证。’武载的父亲嘴上虽然这么说，可是从那天以后，他似乎一直在偷偷地跟着影子走。他不怎么吃东西，也不说话，一天天地消瘦下去。他说在某个地方看到了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人，那就是影子。影子这东西，一旦立起来就会纠缠你到底，这人也就什么都完了，非跟着影子走不可。父亲常常不分场合，莫名其妙地冒出这些话，后来，他的样子变得像鬼一样，死了。”

“死了？”

“死了。”

“这么简单？”

“有时候，人就是死得这么简单。”

“我的影子也那么危险吗？”

“不好说。”武载说。

我紧跟在他身后，以免离他太远。

我说：“我会怎么样呢？武载先生，也会那么简单地死掉吗？”

“不要跟着影子走，”武载忽然转过身来对我说，“就算影子立起来了，只要时时留心，别跟着它走就好。”

我们继续走着，被我们踩在脚下的树枝折断，发出如同潮湿的骨头断裂般的声响。

“武载先生，”我说，“做爱那件事儿，就那么有意思吗？”

“没意思吗？”

“有意思吗？”

“就是因为有意思，有的夫妻才会生好多个孩子。”

“有没有意思，谁知道呢！”

“想知道吗？”

“挺想知道的。”

“从这儿出去以后要试试吗？”

“出得去吗？”

“反正不可能一直都是丛林。”

“我想跟喜欢的人做。”

“喜欢不就行了嘛。”

“喜欢谁？”

“我。”

“这个么……”

“我喜欢。”

“喜欢谁？”

“你。”

“别开玩笑。”

“没开玩笑，真的，我喜欢你。”

我们边说边一刻不停地走着，来到了一座畜舍前。太阳眼看就要落山了。

“看。”武载说。我沿着他的手所指的方向回过头去，只见我的影子已经恢复了本来的样子，正和武载的影子一起延伸向我们刚刚脱身出来的丛林。

畜舍里的两只鹿听到有人的动静声，躲到角落去了。我们闻着草食动物的皮毛和排泄物发出的气味，沿着畜舍绕到了前院。屋檐下吊着电灯泡，一对正在吃饭的夫妻看着我们。天已经黑了，夫妻俩同意我们留下过夜。我洗漱完毕，换上他们借给我的衣服，还吃了用焯过水的桑叶做的包饭。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天色黑了下来。自称为农夫的男主人把这个村子的名字和大致所处的位置告诉了我们。据他说，这里虽说是个村子，可是方圆几公里之内只有他们这一户人家。他答应明天早上用卡车送我们到搭乘公交车的地方。“谢谢。”武载和我说。一只肥硕的飞蛾在我们头顶踉跄了几下，接着在电灯泡上蹭了蹭翅膀，飞走了。

“银乔小姐。”武载说。

他站在那里，腋下夹着用稻壳填充的细长枕头说：“明天早上见。”

男人们去隔壁房间之后，我和农夫的妻子铺好被褥准备睡觉。隔壁传来低声说话的声音，看来墙壁很薄。农夫的妻子关了灯，眼前的一切好像瞬间都被关掉了，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过了一会儿依然如此。我把手抬起来，慢慢凑到眼前，却根

本什么都看不见。农夫的妻子发出轻微的鼾声。枕头里散发着烧稻草的味道。“咕咕”，“咕咕”，猫头鹰在外面叫。

“武载先生，”我小声说，“有猫头鹰。”

不知道他是没听见还是已经睡着了，墙的那边没有回音。

“猫头鹰在叫呢。”

说完，我默默地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怀疑着自己的眼睛。

发旋儿和不是发旋儿的东西

和武载在地铁站分开之后，我在中午时分回到了家附近。我顶着火辣的日头走在路上，浓重而短小的影子就像溏心鸡蛋一样，向右侧略微倾斜着，跟随着我的脚步来回晃动。一想到这个影子居然会立起来，无论熟悉的商店还是熟悉的胡同，都让我感觉陌生。转过拐角，从一户人家的窗前经过的时候，里面传出电视播放的声音。电视里似乎正在转播排球比赛，“扣球！”一句铿锵有力的解说传出来，可是听起来却并不像人的声音，更像是电磁杂音。“扣球，扣球，扣球……”我一边念叨着，一边又转过了一个拐角。这个时候居然还能听见喊什么“扣球”，真够荒唐的……我这样想着，却一点都记不起喊“扣球”之后的内容了。我把手插进兜里，一个纸片的边角扎到了我的手指。掏出来一看，原来是在丛林里武载给我的口香糖的包装纸。用大拇指一揉，包装纸就好像干透了的耳朵一样，窸窸窣窣地皱了起来。

我把贴在门上的比萨广告和炸鸡广告撕下来，走进屋子。家里空了一整天，却依然黑漆漆的，毫无变化。我脱下满是泥土味的衣服，拿上毛巾，打开卫生间的灯走了进去。站在高高吊在天